
ICANN72 | 虚拟年度大会 — 联合会议： ICANN 董事会和 SSAC
太平洋夏令时 (PDT) 202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 — 16:30 至 17:30

亚伦·吉美内兹 (AARON JIMENEZ):

本次会议即将开始。请开始录音。

[正在录音]

亚伦·吉美内兹:

大家好。我是亚伦·吉美内兹。欢迎参加与 ICANN 董事会和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的联合会议。

请注意，本次会议将录音，并将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本次会议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并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对于讨论组成员：请说出你的姓名以便记录，如果你使用的不是英语，也请指明你将使用的语言。

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此外，请确保将所有的声音通知调至静音，并清楚而缓慢地说话以便口译员进行翻译。

本次会议是 ICANN 董事会与 SSAC 之间的会议。因此，我们将不回答听众的问题。不过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聊天中发表评论。

注意：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请使用聊天窗格中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回复所有专家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评论。

要查看使用实时速记，请单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按钮。

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发言。

马腾·波特曼：

谢谢。背景中的是里昂的狗，不是我的。

它听到我了。

非常抱歉打扰到大家。言归正传，欢迎大家。欢迎，罗德。欢迎 SSAC 成员，谢谢大家能够参加本次与董事会的会议。大家的工作是我们工作的核心，也是我们任务的核心，即确保我们向互联网提供的唯一编址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我很期待能够与大家公开讨论大家最近提交的一些报告，以及我们的互动和如何将它做到最好。

主持本次会议的最佳人选是联络人梅丽克·凯奥 (Merike Kaeo) 女士。

梅丽克，你可以为我们主持这个会议吗？

梅丽克·凯奥：

当然可以。谢谢，马腾。

欢迎董事会同事和 SSAC 同事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将进行一小时的热烈讨论。

同时也欢迎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观众。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议程如下：首先，SSAC 将讨论一些最近的出版物，具体包括 SAC117，这是一份关于根服务预警系统的报告；SAC118，这是 SSAC 对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初步报告的评论，涉及针对 gTLD 注册数据团队的临时规范。以及，第 2(a) 阶段，名字确实比较长。

然后是 SAC114 更新，也就是 SSAC 对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新 gTLD 后续流程最终报告草案的评论。

在我们讨论这些出版物时，我会逐个打开让大家讨论。如果董事会的同事们有任何类型的问题需要 SSAC 来回答，欢迎提问。

议程的第二部分是让 SSAC 回答董事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涉及与 ICANN 的使命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时，ICANN 如何有

效地确定这些问题并与全球各国政府更紧密地合作，以及进行教育、培训和互动？

第二个问题，对于董事会目前用于处理建议的程序，大家是否有任何改进建议？

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想请吉奥夫·休斯顿 (Geoff Huston) 来谈谈 SAC117。

吉奥夫·休斯顿：

谢谢。

大家早上好、晚上好，不管怎么样，大家好。

我很荣幸地主持了负责这一特定议题的 SSAC 工作小组。

它是由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一份出版物促成，该出版物编号为 OCTO 15。它探讨了我们认为是一个真理的概念，即根区不能增长到无限大。当我们试图考虑一个根区有一万亿个标签，甚至是十亿个标签时，我们真的不知道目前的技术，以及我们可以设想的潜在未来技术，能够如何支持它。

因此，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根系统将无法像目前这样继续运转。

讨论的重点是，如果我们知道在某一点上将无法继续，我们能否预测何时会接近这个点？是否有这样一个点，我们可以预测某种即将发生的、可预测的点，当根区进一步变化时，无论是人口还是行为特征变化，将导致 DNS 的性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以至于它将遭受损害并停止运作，并且不可逆转。这种局面无法挽回，除非我们能够消除这些变化的某些方面。

现在我们深入研究比 OCTO 报告更为详细的情况，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它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但 DNS 的行为很像国际象棋：有边界的系统，简单的动作，超乎寻常的复杂行为。根区无疑是这一复杂性的核心所在。

我用了“复杂性”这个词而不是“复杂的”是因为，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我们必须承认出现某些行为的可能性。对根系统和 DNS 而言也当然是这样。

因此，要了解我们能够如何对 DNS，特别是根区进行检测，以预测即将发生的故障，即预测在哪一点上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变会导致系统实质崩溃，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我想这是对 SSAC 先前提出的建议和评论的澄清。SSAC 当然注意到并支持所谓的早期预警系统的概念，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系统，使我们了解我们何时可能接近某个变化点，或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系统崩溃。

话虽如此，但此时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同时也认为在此时建立这个系统是不可行的，我们不是 — 让我强调“不是” — 批评我们在根系统检测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正在收集的数据，尤其是 RSSAC 设想收集的关于根系统行为的进一步数据，具有非同寻常的用处。虽然它不一定能告诉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可能接近崩溃或发生其他某种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它确实技术上和政策上为我们的努力，以及根服务和整个 DNS 的性质，提供了参考。

因此，我们非常支持进一步努力开展测量计划，并对 DNS 根系统以及根系统的使用和查询方式进行检测。从总体上说这是很有益的。

但是，不要将这点 — 本特定咨询的观点 — 与有效预测混为一谈，即预测一切将继续保持良好，或预测即将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测量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我们了解根的工作方式，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按人口、行为、查询协议来改变根系统的参数，今天的测量能够推断未来并给你同样的结果。据我们估计，我们无法在技术层面上配置这种预警系统。

我想这是我可以给你的最好解释，梅丽克。

下面交回给你。谢谢。

梅丽克·凯奥： 非常感谢你对 SAC117 的详细解释，我认为这个解释很透彻。

董事会的同事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的吗。我看到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举手了。

戴维？

对吗？

我看到马腾举手了。你要提问吗？

马腾·波特曼： 是的。

感谢你的发言，吉奥夫。我们一开始只是靠猜测，会有各种限制。我认为从猜测转向测量有很大意义，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做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何时会看到威胁到根服务器运行的高峰期。感谢你的发言。

考虑到并假设下一轮会像上一轮一样数量以千计，我们是否可以安全地假设那也是安全的？

吉奥夫·休斯顿： 这个诱导性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

考虑到必然的结果是不可持续，总是会有这个问题。正如我在介绍中所说，如果我们谈论一个包含数十亿或数万亿条目的根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

而当我们谈论一百或一千条目时，问题出现在每一步中。在迈出每一步前，很难察觉到哪怕是一小步的增量可能导致会出现什么样的压力或情况，从而改变行为。

我们注意到在许多计算系统中 — 尤其是多用户计算机 — 突变的发生是一种需要，即系统能够很好地吸收增量压力，直到不能吸收。而当它不能吸收时，失败是彻底的，而不是增量的。它是突变的 它不在于增加的一个用户。而是在于当你达到一百万、一万亿，不管是什么数字的时候，这个系统彻底崩溃。在于这种能力，即提前预测下一个的增量发生是系统所不允许的。

迹象表明一切都很好。我可以像古罗马人一样用通过观察内脏等一些物品的方式来做这个预测，就像我可以看着目前的技术数据来做这个预测一样。我们只是对这里的复杂性没有足够的的数据。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不能提供这种水平的保证，即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没问题，我们知道最终它不会再扩大。但我们真的不明白它不会再扩大的时间点以及原因。

因此，马腾，我无法在这里向你保证，任何增量的步骤会比任何其他更安全。我们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它是有效的。我说的是事实。

马腾·波特曼：

好的。所以，即使是几千的数量，你也会无法确定？我并不是在否定我们不应该测量。只是我们有一些经验，通过增加 1000 到 1500。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做法的效果，对吧？

吉奥夫·休斯顿：

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研究一个更大的架构点。

DNS 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个层次结构。这种层次结构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缓存属性。如果我们在根部没有这种程度的查询集中度和多样性，DNS 不会响应你的查询。

如果一切查询都必须通过每个权威域名服务器进行实时搜索，并且缓存不起作用，那么 DNS 可能无法被人们使用。这很简单。

扁平化命名空间和移除该层次结构会降低高查询量位置的缓存效率。

因此，随着我们进一步扁平化命名空间，将会牺牲 DNS 的性能。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是，从 4 到 6 到 200 到数千的转变并没有明显地改变 DNS 的行为，这是事实。

我们不了解的是增量变化所带来的增量性能牺牲。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它涉及整个可捕性问题，以及相对于名字空间本身的问题，这个名称系统为我们提供性能的层次结构优势，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扁平化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课题。

梅丽克·凯奥： 谢谢。我想我们要抓紧时间。

马腾·波特曼： 抱歉。

吉奥夫·休斯顿： 抱歉，长篇回答。

马腾·波特曼： 不，对域名系统安全扩展 (DNSSEC) 来说也是如此。我懂了。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梅丽克你继续

梅丽克·凯奥： 抱歉，马腾。我刚意识到我们在一个话题上花了将近 20 个小时 — 我是说，在一个话题上花了 20 分钟。

我确实希望多点讨论，确保双方都了解清楚。

我看到帕特里西奥举手了。请提出你的问题。

帕特里西奥·波卜利特 (Patricio Poblete)：

我有个简短问题，首先，要达到 10 亿，它不会一下子发生，而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让根服务器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尽可能多样化，以便其中一台服务器可以作为“矿井中的金丝雀”，在所有其他服务器崩溃之前告诉你即将发生灾难。

吉奥夫·休斯顿： 我可以简短回答一下吗，梅丽克 这涉及一个重要的的话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供了字符的竞争和多样性，即我们在根区使用的词语。在某些时候，这个行业很可能会进入到行为竞争中，通过让不同的标签在 DNS 本身调用不同的行为来提供一个多样化的 DNS 体验。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进入一个我们没有实际经验的空间。到目前为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非常统一的 DNS，系统的行为与被查询的标签无关。

我们已经对 IDN 进行了一些小型实验，在边缘完成工作，然后在中间进行传统的解析。这当然也带来了问题。

如果我们转向更多的行为多样性，并引入计算以及名字的服务，我们将创建一个极其不同的 DNS，其动态行为在目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而且不仅仅是对各个变化不可预测，而是对整个变化不可预测。改变会危及整个系统，而不仅仅是你改变的部分。这也是一种警告，在这个领域，适当谨慎行事是最适当的反应。谢谢。

梅丽克·凯奥：

谢谢你，吉奥夫。

提醒一下没有看到聊天记录的人，约翰·克莱恩 (John Crain) 还补充了一些背景情况，即 ICANN 当然非常支持 RSSAC002 和 047 的测量工作，并且正在进行一些原型设计，供其他人使用。

随着 OCTO 对这个系统进行故障排除和积累相关经验，我想他们会考虑公布测量结果的最佳方式。所以在这里我想加上这一点背景信息。

好的。非常感谢，吉奥夫和董事会同事们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讨论。

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我认为是 SAC118。

有请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史蒂夫·克罗克：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即使是在虚拟的情况下。SAC118 是一份报告，是我们参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快速政策制定流程第 2(a) 阶段的结果，正如你所理解的，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之后的阶段。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快速”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 2(a) 阶段侧重于两个具体问题，即在注册过程中是否应该有一种方法来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即企业与个人；如果有，该信息是否应该被用来区别对待注册。

另一个问题与使用假名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关，我想单独谈谈这个问题。

在这两种情况下，作为我们参与的一部分 — 我想提一下，塔拉·瓦伦 (Tara Whalen) 和我是 SSAC 的代表及工作组的参与者。塔拉参与这个过程的时间比我长得多。我想告诉大家明白，尽管目前是我在发言，但有很多的重任是由她承担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这两个问题，尽管我们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工作组，并在政策制定过程的范围内，这意味着有一个

章程和一套特定的目标，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和意见等等，我们也带着一些强烈的感受离开，即感受到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被打破。

因此，我想在此基础上，除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有贡献外，我们想跳出这个流程，从 SSAC 的角度向你们董事会和整个社区说几句并提出一些看法。

关于法人与自然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包括是否应该收集这些数据，应该如何使用它，以及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做出错误决定会有什么风险，如果一个自然人被当作法人对待会发生什么，反之亦然，这些都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及其关于隐私的规则有关。

而强调尝试最大限度地挤出对公共数据的访问量 — 让我用不同的措辞来说明。一些相关方，包括我们 SSAC 的一些同事，强调如何尽量减少被认为是非公开的数据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可公开访问的数据量。通过参与所有这些活动、倾听并试图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现，主要的担心是对非公开数据的访问可能缺乏可信度，应以一种有用、有效、适当的方式访问。在这方面大家对它有不同看法，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整个 EPDP 过程的背景是，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确定哪些必须公开，哪些必须受保护。我们认识

到，系统的其他部分将以某种方式出现并被定义。却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

所以我们特意将这份报告写成 SSAC 报告并向你报告。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会认为“这还不够好”。

如果我记得幻灯片的顺序，有些内容是在下一张幻灯片。好的。

因此，如果要有一种有效的方式，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控制和审查过程中出于适当的目的访问非公开数据，应该符合这里的五个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意思不是指反应很快 — 那是另一个问题 — 而是指该系统在某种合理的时间内出现。

“可靠”是指它以可预测的方式和一致的方式运行，以使用户知道该期待什么，并可以依赖它。

而“有用”和“有效”与它适合于目的和容易获得有关，即获得它的成本和官僚主义障碍等都在某种合理的范围内。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挑衅，但它的目的是对我们在以下问题方面提出挑战：我们是否有把握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以及如果能建立起的话，它的属性是否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和适合。

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认识到，之所以对区分法人和自然人的细枝末节进行了大量、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来回讨论，在我们看来，是由于相信这些区别会非常重要，甚至对那些应该能够获得数据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不管这些数据是适用于法人还是自然人。

因此，如果从纯粹的 SSAC 对安全性和稳定性关注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有安全从业者试图追踪一些信息，并且他们获得认可、在适当的规则下运作，并且他们有问责制和审计制度等等，那么数据是否适用于法人或自然人应该不重要。这对他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它一直是。我在这里报告是因为这是讨论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我所说的，在试图反省和理解它背后的驱动力时，是对系统背后、讨论背后那种隐藏力量的甄别，是任何人都期望能够获得的东西。

所以要传递的是这条信息，一条相当有力的信息。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在工作组的范围内，我们确实建议收集和使用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区别 — 如我所说，有很多关于所有这些的具体细节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细节。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有用的鉴别方法，但正如我所说，这不是需要做的全部。谢谢。

下一张。

因此，这项建议转向了工作组内讨论的第二个大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使用假名电子邮件地址向域名的注册人发送信息，同时不会透露他们的真实地址，以便给他们一定程度的隐私和一定程度的访问能力？

假名电子邮件的概念是使用一个不同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一种单向的方式翻译，所以你不能把它翻译成该人的真实地址。

同样，如果我们深挖下去，可以发现有两个非常不同的目标彼此纠缠在一起。其中一个正如我所说，如何以一种保护隐私的方式为注册人提供访问权？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由注册服务机构提供转发服务。可以设置一个基于 Web 的系统，一些注册服务机构就是这样做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假名电子邮件联系人？

结果发现，对一些人来说，第二个完全独立的目标是

为了关联注册 — 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但也许是为了其他目的，你希望能够看到一整套的注册，并看到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即它们有相同的注册人。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们的电

子邮件地址是什么，但你知道他们有共同的这个句柄，这个描述词。

这很有趣，但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也完全不相关的方面。

如果你真的要尝试这样做，那么在单个注册服务机构内对多个注册这样做是一回事。试图在所有的注册服务机构甚至是所有的合同方注册服务机构中这样做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这是一个更复杂、技术要求更高的问题。但事实也证明，同样，如果人们站在后面，从某种常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它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

如果你有访问权，经过适当的控制和授权等等，可以接触到全部的注册信息，那么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得关联信息。不仅是通过使用电子邮件地址，还可以通过使用其他要素。

因此，再次强调，之所以关注假名电子邮件的可行性这一特定问题，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而这是一种错误的问题和错误的解决方案。根本问题是：如果即使我获得授权也不能看到所有的数据，那么在此期间我们要做什么？答案是：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可让你获得所需数据的系统，并使它真正为每个人服务？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这背后的两个问题，即如何保护你要联系的个人的隐私，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注册中关联共同的属性，就会被拆开，成为完全独立且不同的问题。

下一张幻灯片。

梅丽克·凯奥：

好的。感谢史蒂夫提供了这么详细的背景信息。我了解到，关于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 (SSAD) 和开放数据平台 (ODP)，社群以及董事会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我也欢迎所有 SSAC 成员参加周四的会议，届时将介绍 SSAD ODP 的最新情况。

但目前我想问下董事会同事对 SAC118 有无任何问题或意见，或者想再详细说明、讨论一下以及获得一些澄清。

马跃然 (GÖRAN MARBY)：

我开始在想 — 谢谢你的介绍，史蒂夫。

很有意思。

我有时会想，我们是否可以 — SSAC 在 ICANN 的使命范围内根据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提供建议等等。

问题在于如果欧盟委员没有捣乱，WHOIS 本来是开放的。很抱歉这么说，但这是事实。我希望这能被记录下来。

我对 GDPR 作为一项立法本身没有意见，但我想我们都看到了它的缺点。

有时我想，在如何定义这个实际问题方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点。

法律就像一块瑞士奶酪。它在某些地方非常硬，而在其他地方则是一个大洞。这些洞也引发了不少讨论。

我们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法，因为 GDPR 在欧洲法院获批。当然，它对世界各地的所有互联网用户都有影响。有时甚至很难分辨域名所有者是否属于欧洲公民。

你对 SSAD 做了一些评论。我们可以随时讨论这些。

还有关于自然人和法人的讨论。例如，早在 2018 年或 2019 年，我们就收到了来自数据保护理事会的指引 — 这是一个官方机构，他们负责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他们告诉我们如何看待关于自然人、法人的问题。

之后有一些案例法，可能会影响到它。但他们仍然给出了建议。

因此，我有时在想我们如何 — 你对你所做的事情的能力 — （听不清楚）已经谈了几次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进行辩论的情况下，我去说，是的，但是法律在这一章是这样说的，我们就是这样解释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欧盟委员会（不清楚）要求（不清楚）法律改变一些基本事实等等。

如果我们在想法方面能够达成一致 — 我并不反对你提出的建议。只是，我甚至还并不是一名律师。但是我，我们以及 PDP 一直在努力去理解。是否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我们 —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你指出，从 WHOIS 系统中撤回数据。我一直公开表示，我认为因 WHOIS 原因而作出的一些决定不利于提高互联网的透明度，并对研究人员、I.P. 社群和其他社群造成了破坏。

不是 — 我想我们都同意这一点。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某个地方找到这个共同点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不仅仅是欧洲。因为有关隐私保护的讨论，如你所知，我用不同的方式称呼它们，欧盟必须与一个国家就实际转移数据达成协议。许多希望与欧盟国家进行这类交流的国家 and 地区现在正在与欧盟签订贸易协议，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根据安排，拥有类似 GDPR 的立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 GDPR 像病毒一样传播 — 这个比喻不太好 — 而且立法本身也在传播，为了进行国际数据传输，甚至在加州这里也在讨论这些。

所以我同意史蒂夫的观点。你在这方面的能力比我强得多。我在想我们能否找到这个共同点。至少让我们坐下来谈，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同意，这个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我们就不会 — 就像我刚刚听到有人在 GAC 会议上说，SSAD 应该能够给任

何批准请求的人某种答案。SSAD 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不合法。而进行这些讨论我认为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抱歉。我该闭嘴了，我把话筒交给贝基，她是一名律师，在 GDPR 领域她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

梅丽克·凯奥： 好的。非常感谢跃然。

我想让贝基发言，然后看看 SSAC 方面是否有什么回复，除非史蒂夫你想立即回答。

史蒂夫·克罗克： 由你做主。

梅丽克·凯奥： 有请贝基。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她是主持人，不是吗？很好。

我想先说一下，史蒂夫，你说的一切都完全有道理。问题是我們打交道的这个世界并不完全讲道理。

在本次讨论中我们发现，在某个点上，最后，由于我们无法从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获得可操作的建议，披露信息的决定将由各个注册服务机构来做，他们将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来做决定。

一旦我们走到这一点，我只想说，作为后见之明，我们应该停下脚步，思考这一认识的影响。

我认为我们确实走到了那一步，但后来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向前推进，认为我们将能够以某种方式解决所有的担忧以及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 — 我是说，你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需要出于合法目的获取信息的人来说，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在一个完全讲道理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解决。但我们面对的是一部极其不明确的法律，并且我们无法得到可操作的建议。因此，从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是，首先实际需求是什么？

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地、积极地、假名化地获得信息？这种方式适用于安全研究人员，且不同于 SSAD 将提供的方式。我的意思是，SSAD 将仅提供一个统一的接收系统。它不会对外部和输出提供可预测的结果。它可能提供更及时的结果，但可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够及时。但是，在一个最终我们不知道法律意味着什么的世界里，可预测性和可靠性是无法实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听从注册服务机构来决定法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史蒂夫，你和我在多个场合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在我们打交道的法律范围内，你说的一切都很有意义。

史蒂夫·克罗克：

我将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我非常赞赏你关于意识到如果有问题，也许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你会更早地停下脚步。我的回答是，是的，现在停止还不算太晚。特别是，我不知道如何听取这个意见，反正我们要推动 SSAD 的发展。

既然这将被记录下来，我们不妨利用它，把它记录在案。现在应该停止 SSAD。它不适合我们的目的。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正确地定义问题，所以要后退并重新开始。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是，我听得很清楚你和马跃然有关法律影响的看法。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退一步并非常、非常清楚地审视这些假定。

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我们没有合适的环境，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准备。但我认为要进行一次严肃、清醒、谨慎和有分寸的讨论，关于假设的内容以及所有这些内容。

我想说的第三点意见 — 然后我将停止发言 — 与试图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相比，解决可以解决的单个问题更有价值。

问题的某些部分应该是相对容易取得进展的，而其他部分则可能比较棘手。我认为，对问题进行细分，致力于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让经验、时间和其他压力发挥作用，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的其他部分，这是非常有值得探讨的。

以上是我的三点看法。

简单地回顾一下，SSAD 是一个不完整的问题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继续推进它属于好心办坏事。

马跃然：

史蒂夫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认为 SSAD 系统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很抱歉，罗德，我插一句。

史蒂夫·克罗克：

正如你所说的，跃然。它传递请求，而且没有统一性和确定性，不清楚它们会发生什么。

在过去，当通过 WHOIS 提出请求时，你会大概在一秒钟内得到回应。

有一个非常有声望和严肃的注册服务机构曾说过，这样，我们会在三天内提供回复，我们认为这已经够快了。我们觉得这很好了。如果你算一下，那就是慢了 10 万倍。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用这样的系统吗，有人可以在其中插入一个十到五倍的延迟，然后声称：这只是一个轻微的延迟？那是胡说八道。

我们作为董事会和 SSAC 在此集合。我只想说，SSAC 的其中一个属性是，我们从根本上算是一个技术机构。因此，除了安全和稳定的具体问题外，总的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关于设计和操作系统的知识。无论对我们所代表的安全研究人员和安全从业人员有什么影响，更根本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无法通过基本的合理性检验的设计，即它是否是一个有用的系统。

梅丽克·凯奥：

哎呀，我静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我看到罗德一直在耐心地举手等待。我看到马腾也举手了，然后是贝基。我不知道是马腾还是贝基先举手。但让我先把发言权交给罗德。

罗德·拉斯穆森 (Rod Rasmussen)：

谢谢，梅丽克。谢谢，史蒂夫。史蒂夫和帕特里克做得非常好，我恐怕很难超越他们。我现在也

不打算这样做，只想指出，我们已经围绕这些主题和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现在提出的系统解决了部分问题，正如任何曾经被提出的部分解决方案一样，发现在使用中缺乏接受度和一致性，以及没有任何保证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得到答复等等，或可能导致该系统没有被采用。感觉这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又没有解决问题。

这让我想起我在举手时想说的一点，那就是我认为，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尝试调整，一起想出如何解决因 GDPR 和其他隐私制度的引入而造成的所有问题时，我们退后一步并说：作为一个社群，我们想要完成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作为一个社区，我们是否同意，对于执法和安全研究人员来说，至少在我们的辖区内，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具有合法利益的人能够访问该数据很重要？我们是否都认同，提供一种以合法方式进行访问的方法很重要？我们都同意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已在那里。

我认为我们暗示了这一点。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说这是我们的宣言，我们需要能够做什么，然后把它提交给适当的管理机构，如果法律有障碍，或提交给技术专家，如果它很难实施，或与业务人员合作，如果它的实施成本很高。正如史蒂夫所说，回归本质，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统一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即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我只想在史蒂夫的基础上补充一下，作为一种可能的前进方式。谢谢。

梅丽克·凯奥： 非常感谢你补充的背景信息，罗德。我认为这些信息非常有用。

马腾，你是下一位。

马腾·波特曼： 好的。感谢大家积极讨论和提供意见。

挑战在于一秒钟和十万倍之间的区别，它不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包含了法律所要求的做事的服务质量问题，是一个平衡测试和所有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

所以这是否是能够发挥作用的系统？我相信在所有的愿望下，我们会更接近答案。而这也需要 GNSO 对它也进行反思。但是，你提出的关于安全研究人员必须有访问权限的观点，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们可以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是的，问题不在于自动化系统。我认为，问题在于一部没有提供明确答案的法律。

但是，贝基，你对此了解得更多。

贝基·拜耳： 我不表示否认。我认为法律有问题，但我确实认为值得停下来，退一步说，承认我认为史蒂夫和我所同意的观点，即在

某一点上，我们应该意识到，鉴于我们能够从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得到的指引非常少，这将使这一问题由个人来决定。

我只想说，我完全同情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可能已经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希望这能够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停下来，这就是我们要提供的东西，一个接收系统，但它不保证输出的内容。

现在，我想说的是，ICANN 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解释需要什么来提出一个模型，以便让 ICANN 自己进行平衡测试和找到一个可预测的模型。而我们无法从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或欧盟委员会那里获得这方面的支持。

但我不想失去 — 我是说我们正处于 ODP 阶段。我们将审视所有我们作为一个董事会应审视的问题，包括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交付内容方面我们是否履行了我们的信托义务。

但我不想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也许我们需要有一种方法来考虑正在交付的内容，以及它在流程中间而不是流程结束时的成本。也许我们需要有一种方法来思考政策制定流程中的最基本的重定向问题。

我认为，在我们制定 EPDP 的第 1 阶段、第 2 阶段、第 2(a) 阶段我们获得了很多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大量的东西。我希望今后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

梅丽克·凯奥： 非常感谢。我认为这是一场很重要的讨论，各方和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清晰阐述。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很容易的。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显然是不容易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双方的坦诚讨论。

现在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

马跃然： 我能不能占用两分钟，因为我想回到史蒂夫说的有关假设的问题。

我认为觉得它很重要。我的意思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主宰的世界里。

我现在更明白你讨论的意图了。它作为 SSAD 的一个问题而出现。我的意思是，你的问题与法律有关。我很抱歉这么说，因为如果法律不存在，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讨论。我想我们会有相反的讨论，但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讨论。

史蒂夫·克罗克： 我打断一下，跃然。不久前，在你的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相同的讨论。你当时说的话跟现在说的基本相同，我当时的反应是，我认为事实不是那样的。我认为法律本身并不一定是问题所在。

法律，包括 GDPR 和它的各种表亲、加州版本等等，都是出于保护人们隐私而作出的明智之举。

它的具体体现以及具体解释等等是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和混乱的地方。

但对于这些法律的基本动机，我们基本上都是支持的。如何建立可行的系统 — 我所说的“系统”不仅是指电子系统，还包括我们为自己建立的官僚系统和我们参与的程序 — 是一个挑战，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生存之道。这就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挑战。它不像解决世界饥荒问题那样复杂。它甚至没有解决疫情那样复杂。它只是一个系统设计的问题。它不会是完美的，但它不必像现在这个这样糟糕。

这是我对挑战假设进行反驳的尝试。提到问题都是因为那部法律而起，我认为，这是困难的开端，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过了这一点，就有点无法回头了。

在我看来，法律所带来的负担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总的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但它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作来弄清楚我们将如何实现所有其他理想的事情，不仅从安全和稳定的角度，而且从所有其他需要使用这些数据的用途来看。

谢谢。

马跃然：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讨论，我们互相交换了例子。作为数据控制人的签约方拥有数据，根据法律规定，他们要进行平衡测试。他们有法律责任来做这个。他们可以将它委托给别人，但他们仍然有责任这样做。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格式，注册人可以对链条上的任何人进行追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称之为（听不清）。

但是你看，恕我直言，我认为要建立这个系统，必须遵守法律。我是一个跟隐私打交道的人。我在这方面有资历。

我是那个亲自将欧洲的《数据保留法》带到欧洲法院并确保其被撤销的人。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WHOIS 在 GDPR 出现之前就已经开放了，我们多年来收到了来自数据保护理事会的几份文件，无论是作为第 29 条还是在数据保护理事会成立之后，指导我们如何处理关于 WHOIS 的具体问题，包括关于自然人和法人的谈话，我们必须如何披露数据，如何与平衡测试合作，全部都公开。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在寻找解决方案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一起定义问题，史蒂夫 — 我记得你看着我：你是在告诉我，我们需要有一个签约方来做这个决定？我说的是的。而这就是法律的运作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与其讨论法律上的东西，不如让我们进行一次对话，让我们真正去了解这个假设。我可以叫一个外部法律顾问过来，这样你就可以不必一直听我说。我们有处理 EPDP 的专家，他们是 Bird & Bird 和 Jones Day。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很早就说过，我认为 GDPR 的实施将对互联网的透明度产生影响。它将对数据研究人员产生影响。它将会产生影响，而我认为那不是好事。

欧盟委员会、撰写法律的数据保护理事会、欧盟各成员国都坚持这样做。而我们要求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宣布这是成员国的公共利益，因为这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不同于商标数据库。他们说，哦，这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个欧盟机构。

我们要求他们给我们授权以便进行平衡测试。他们说不行。说实话，他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尝试了各种途径来为 WHOIS 获得更好的建议。

说实话，史蒂夫，我不认为在平衡中 — 这是一个我们可能还没有好好讨论的论点 — 在他们认为注册人隐私的重要性与你、研究人员和执法部门的需求之间的平衡中，他们认为隐私是第一位的。这就是立法机构的意图。

这是对还是错？我对此没有意见。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史蒂夫。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要一起讨论这些假设。还有更多的律师可以谈论这个问题。

梅丽克·凯奥：

非常感谢跃然。

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大家进行了这次讨论，尤其是大家直率的对话。

我将以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式来结束这次会议。简单地说，我很荣幸能够担任 SSAC 与董事会的联络人。我非常感谢 SSAC 和董事会同事的支持。

同时我还要欢迎吉姆成为新的 SSAC 与董事会的联络人。我可以明确地说，从过去几个月的过渡期来看，他将是一个称职的联络人。

感谢董事会运营部、SSAC 支持员工，是你们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只想对你们所有人说声谢谢。

现在我将结束董事会与 SSAC 的会议。非常感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你，梅丽克，感谢你为我们大家所做的一切。我期待与你们相会。感谢大家。

罗德·拉斯穆森： 谢谢来自 SSAC 的同事。你们做得很好。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谢谢大家。

梅丽克·凯奥： 谢谢。

马腾·波特曼： 感谢各位的讨论。

[会议记录结束]